

几辆大巴停在不到一个月有五起跳楼的这大楼前，首批去农村的一百来人列队等军代表临行前训话，每人胸前别上一朵纸做的红花，这也是张代表的指示，上车前叫几个办公室里的人赶做出来的。

这一支队伍战士们一多半上了年红，还有女人和到退休年龄而未能退休的，以及病休的高血压患者，包括当年延安根据地的老干部和在冀中平原打过地道战的老游击队员，根据最新发布的毛的“五·七指示”，去种田，有了这朵纸花在胸前，劳改也光荣。

张代表从楼上下来了，手指并弄，搁在帽沿上，向大家行了个注目礼：

“同志们，你们从现在起就是光荣的五七战士了！你们是先遣队，负有建设伟大领袖毛主席号召的共产主义大学校的重大使命，我祝大家劳动和思想双丰收！”

不愧是正规的军人，没有废话，话完便抬起手臂向大家示意，这就该上车了，楼前来送行的有家属，也有这里的同事，各层窗口都有人招手。三年来的派仗也打够了，走的好歹都算是同志，更有些女人抹眼泪，这场面就有点动人，但总体上气氛欢快。

他心里还真窃窃欢喜，把一切都清理了，连房里那个搪瓷尿盆都刷洗干净，包装到公家发的木条钉的箱子里。下放的每人免费发两个这样的木箱，多要则个人付款，这都由国务院新成立的五七办公室专门下达了文件。他那些书也统统钉死在木箱里，虽然不知道何时还能打开，总得终生伴随他，是他精神上最后一点寄托。

他递交下放申请书的时候，张代表有点迟疑，说：“清查工作还没结束嘛，还有更艰巨的任务在后面——”

他不等军代表说完便滔滔不绝，一口气陈述了要接受劳动改造的决心和必要，还说：“报告张代表，我女朋友也大学毕业分配到农村了，干校建设好了，也可以把她接来落户，就在农村干一辈子革命！”

这话就说得很明白了，他并非躲避嫌疑，而是极为务实的考虑。张代表眼珠一转，这一转可是决定他生死命运。

“好！”张代表接过了他的申请书。

他松了口气。

只有一个人说：“你不该走！”

那是大李，他听出来是对他的谴责。他保护过的王琦同志来送行，眼睛红了，转过脸去。大李也还来同他握手告别，眼泡浮肿，却显得更憨厚了，他们始终也成不了朋友。他看出了大李的孤单，解散了的这造反派中他有的是战友，却没有真朋友，而他也抛弃他们了。

下楼集合站队之前，他去他的老上级老刘的房里也握了个手，老刘那手紧紧捏住他，像捏住根救命的稻草，可这稻草也要逃避沉没。他们默默无言捏住了一会儿，总不能牵扯住一

起沉没，老刘的手先松开了。他总算终逃离了这疯了的蜂窝，这栋制造死亡的大楼。

前门外，火车站总那么拥挤，站台上，车厢里，告别的和送行的人头攒动，这时主要是下放的机关职工、干部和去农村落户的中学生，大学生已经都打发到农村和边疆了。上车的男女孩子堵塞在窗口，挤在车窗外频频嘱咐的是他们的父母。站台上锣鼓喧腾，工人宣队员们带领还不到下乡年龄的一帮小孩子在敲打，把这分别的场面弄得十分热闹。

穿蓝制服的调度员连连吹哨，人都退到站台上的白线后面，车却迟迟不见起动。站台上突然一阵骚乱，先是一队持枪的军警跑出来，站成一线，跟上来长长一队剃光头的犯人，一律背个被包，手里拎个搪瓷碗，踏着整齐的步骤，低声唱颂节奏分明的口号：

“老老实实，重新做人，抗拒改造，死路一条！”

唱颂声低沉，一再重复，带有安魂曲的庄严，孩子们敲的锣鼓停了下来。犯人的行列斜穿过站台，随同反复的口号声进到列车尾部加挂的几节没窗房的闷罐子车里。十分钟后，列车在一片肃静中缓缓起动。这时，先有几声压抑不住的啜泣来自站台上，车上车下立刻弄成孩子和大人的一片哭声，当然也还有挥手强打欢笑的，那人为的欢乐气氛消失殆尽。

车窗外，水泥电线杆、红砖房，灰色混凝土的建筑物、一个个烟囱、光秃秃的树枝丫纷纷后退。他可是心甘情愿，总算逃离了这令人恐怖的首都。迎面来风还冷还硬，无论如何，他至少可以畅快呼吸一下，不用再每时每刻提心吊胆。他年轻力壮，没有家小，没有负担，无非种地。他大学时就下乡干过，农活再累，神经却不必绷得这样紧张。他想哼个歌，还有什么老歌可唱的？得，不唱也罢。